

学报摘编

2025 年第 3 期

目 录

1.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
2.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创新3
3. 教育数字事权的重建5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 3 期主要观点摘编

1.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顾建军教授在《教育综合改革视角下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一文中指出，在当前形势下，科技发展越迅猛越要关注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科技发达时代需求更加迫切，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建设教育强国需要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强力支撑。对此，文章提出首先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做好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内部的协同。就科技教育内部来说，应在打好科学教育基础的同时注重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工程教育的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在加

强科学教育的同时，补好技术与工程教育的短板。就人文教育来说，也要防止重社会科学、轻人文科学的倾向。人文情感的缺失、人文教育的缺失，已成为目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忽视和弱化人文科学，将会大大降低人对生存与发展、意义与价值、历史与文化的方向感和价值感的敏感性和辨别力，这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做好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协同。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协同关系主要包括结构性关系、发展性关系和融通性关系。一是关注两者的结构性关系，两者在教育内容体系中以其各自的功能形成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特定结构，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二是关注两者的发展性关系。一方面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时代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在体现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中的基础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要看到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教育进阶和在不同学段不同发展阶段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所关注的不同重点。三是关注两者的融通性关系。科技之人文、人文之科技是当今文明的交汇方式。

第三，做好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外部的协同。一是提高站位，把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置于教育综合改革全局，进而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的大系统，以更好实现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对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作用。二是改变观念，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

同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适应性，关注教育链、人才链、经济链、产业链的无缝衔接。三是整合资源，强化学校、家庭、社会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上的力量整合。要强化政府科技部门与文化宣传部门之间的协同。要引导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中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动员企业、社会公共场馆、公益组织等积极参与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

2.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创新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朱为宏教授等人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创新》一文中指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意识尚未普遍建立、具有转化价值的高质量专利储备不足、政策体系的协同性与执行力度有待提升、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够畅通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第一，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发展，加强已有政策的统筹与落实。在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意识层面，应当以“创新创业精神”培育为核心，系统推进应用型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创新。首先，高校需着力构建创新创业文化生态，明确应用型研究的实践导向，将创新创业理念深度融入科研活动全过程。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需统筹、协调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政策，持续完善政策体系的整体设计。

第二，营造“政产学研用”生态系统，强化产业化源头

供给能力。第一，围绕应用型研究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将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型研究的评价机制区分开来。第二，引导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围绕市场需求，有组织地展开应用型交叉研究。通过有机协作、信息推广、商业转化等方式使研究更具创新性，或开展订单式研发和投放式创新，推动科研人员将成果转化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环节。第三，制定重点领域科研转化专项计划。高校作为科技创新成果的主要供给方，应明确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通过专项计划，有针对性地提高科研人员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第三，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化改革，形成新质生产力合力。一是优化分类的科研评价体系。为调动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高校需根据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研究类别，改进和完善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管理、分配办法。对于为转化作出重大贡献的科研人员，应注意在分配比例上切实保障科技人员利益，长远兼顾单位利益，形成有利于调动各方合作开展成果转化的可持续机制。

第四，建立人才、服务、资金一体化机制，打造体系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一是形成专业技术转化转移人才培养机制。应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专业人才梯度培育体系。二是建立高校职务发明信息披露平台。高校作为科技成果主

要供给方，亟须通过构建科技成果信息披露平台，协同其他市场、科研主体，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三是成立校友行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会。各高校多设立了同本校优势学科、交叉学科相联系的成果转化基金，但无法真正服务于科研创新发展。行业校友基金可单独设立耐心资本，与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校友基金的聚合理念，实现具有更多认同感的耐心资本合力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和转化。

3. 教育数字事权的重建

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等人在《教育数字事权的失序与重建》一文中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然而，这一进程也带来教育数字事权边界日益模糊的问题。不同层级的平台均要求学校进驻，造成基层数字负担沉重、数字形式主义之风盛行、教育业务流程失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行政权力的失序。因此，需要重构教育数字事权秩序。从技术上看，关键是从传统的集中式、层级化管理模式转向以服务为导向的分布式生态系统。其根本要义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通过服务供给的方式将服务组件整合成统一的业务流程，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服务的无缝嵌入和协同运作。

第一，微服务架构：支撑权责适配的技术底座。微服务架构通过解构传统单体应用为松耦合、可独立部署的功能单

元，为教育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该架构遵循“权责对应”原则，将教育资源分配、师资管理等业务逻辑封装为独立服务单元，各单元拥有专属数据存储模块并通过轻量级接口实现交互，其模块化特性与教育治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改革目标形成结构耦合。

第二，数据治理：驱动教育管理流程优化的核心引擎。应以数据中台为核心技术支撑，构建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教育数据流转体系，通过统一的政务数据标准与转换机制，高效整合并归一化处理来自教育资源配置、师资管理、学生发展等多个核心业务场景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技术框架，深度嵌入隐私保护设计，依托联邦学习、多方安全等隐私计算技术，实现跨部门数据协同计算与价值挖掘，确保数据在流转过程中既能高效共享，又能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

第三，流程组件化：促进服务嵌入的系统性方法。基于服务嵌入的分布式微服务架构，将传统的政务管理功能进行模块化拆分，形成如教师职业发展、编制动态管理、绩效考核、资源配置等独立模块服务，并通过业务流引擎根据不同层级管理者的实际需求，动态发现、选择、组合和协调各项服务，构建以政务需求为核心的弹性业务流服务平台。

第四，定制赋能：强化多样化治理场景的适应性支持。基于服务组件的低代码定制允许各级非技术背景的教育行

政管理者无需深入掌握复杂的技术开发知识，通过灵活组合各种微服务组件并调用预置模板，就可以完成直观的图形化操作构建和定制符合自身事权范围内的业务流，并将其统一嵌入教育管理者的工作空间，形成贴合实际政务需求的流程。

第五，多元协同：构建健康的数字事权生态体系。各级政府应基于事权统筹服务组件建设，确保这些组件能够实现无缝对接。上级部门不应代替下级完成相关的建设和支持工作，更不应简单地自上而下合并下级部门所建设的服务组件，应形成上下级互补而非替代的协同关系。同时，加强不同层级和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有效推动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内的数据共享与互联互通，促进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合作，使不同层级的嵌入式服务组件互相调用、良好协同，打破数据孤岛。